



124.7  
z  
K

荀子增注

序目

一之二



兼山先生正編

筑水先生增注

荀子全書

平安書林 水玉堂梓



210520

荀子增注序

觀秦漢諸儒之所錄荀子之德隆矣哉至  
乃當時之人以成湯文王伊尹管仲比  
之孟子聒而語之議其好辯者有之不  
聞其許之者亦唯自以聖賢居而已豈況  
學在行事而軻才止口舌也夫遊其門  
受其業者亦皆則叙其師之所行或為



一時奪席之言或述軍國經畧之言萬章  
公都子輩所爭辯李斯韓非子等所筆  
記事之牙殺青之餘如觀二叟家學之風  
也若夫性善性惡之殊彙稱堯舜順後王  
之不同非有優劣道術為天下裂者以虛妄  
者有以恬憺者有以非鬪非樂者有以堅  
白同異者學士各據其所見以立流派互相

競爭則孟荀亦以此與當世之人辯而已孟  
子書七篇追琢既盡斐然成章蓋欲傳  
天下後世而著之者也荀子書三百二十  
二篇有重複者有駢駁者雖除二百九十  
篇猶尚有不煥乎者蓋雜記而特示門人  
無傳天下後世之志者也唯其言入旨之  
上膏之下者士之君輔國之臣聞其一言



有足興邦家者則天下之大不能無一人尊  
信之者孟子雖精撰動輒有言行相反而難  
委任大事者則海內之廣不能不有一  
人窺其短者是以奔世提衡聲譽相競  
唯是孟子書夷其誦之者皆踈明章句  
善正誤脫者也荀子文奇其閱之者皆有  
大畧而取樞要非拘攣於章句善辨錯亂

者也乃一登仕郎注之其竄傳焉得盡其義  
乎吾山夫子既校正經藝以其餘力施及  
諸子觀先時葛西應禎所翻刻荀子以之  
諸家似有所長猶尚正文誤脫注文錯亂  
頗有難讀者於是博考羣書而明辨之  
愛壯年日據其說以作增注近日將上  
本開而閱之猶有未安者於是再校以



諸家本而後物子山子以來所疑者渙然  
一時冰釋唯未見宋刻原本是以猶豫  
未正誤補脫俄而友人狩谷卿雲得宋  
本就而校之雲霧始開白日再明乃據  
宋本善者正之間亦有以元刻改之者  
何則二本者原也又享保以來諸儒先  
之所論苟有可補正者盡取之必錄其

姓名以分之而後增益師說者不心十之  
三四夫荀卿業已不遇其書亦不大行  
楊倞注之而世亦知之者少則先師雖精  
之變雖增益之豈必期使海內之紙貴  
矣哉雖然世有欲泝洙泗流從政而取  
之者未嘗無少裨益矣

文政庚辰冬十一月信州久保愛撰







不必取之。荀子有二原，宋本元本是也。宋本者，先是未有見之者，享保中葛西應禎頗購求之，不得，乃校世德堂本而梓之。其子豐書得抄宋本異同者，至孫豐章始見宋本，揭其異同而藏之。其書非不善也，而未可遽從者，先生不見其原也。丙子春，先生友人狩谷氏得之，文字大剗，刷以楷法，適美，可以汰則。天壤一物，可以珍重，就而校之。舊來物，子山子所疑誤字，脫文十之七八，既復其正，元本者，非因宋本或寫本或印本，自別有一本而刻者也。

蓋其時既後，則其誤謬錯脫亦多。雖然，可以次宋本取正者，元本也。且其稱互注重意重言者，要非杜撰也。其非宋與元者，後人私補削者也。譬如宋本青取之於藍，元本作青出之藍，雖有得失長短，皆李唐以來傳習之異同，而足徵者也。明刻諸本作青出之於藍者，其義則未有優劣，不因宋元二原則私改之，不足徵者也。故今所校，雖因世德堂本，其後人私改之者，據宋本改之。宋本不是者，據元本改之。要期復古，二原無異同者，雖他書有之，不敢妄改之。如王良諸家皆作王梁，孫鑛本獨



荀子地注 月例  
作王良之類。孫氏以荀子中例改之者也。然王良作王梁、季梁作季良、梁輒作良輒者，古書中往往有之。以古音通也。方知孫氏陋。天論篇二飢渴，宋元二本上有渴，下無渴，是上渴字衍也。羣書治要上下皆無渴字，是為正。然宋元有渴字，難妄改之，不改之則其文例不可無渴字也。故從世德堂本而不改之，非以為正也。  
韓本異同，多與宋本合。自卷首題名，以至注文盡然。唯有一二不同而已。全據宋本而刺之者也。始有金澤文庫藏書印，惜未見其原本而已。

世德堂本孫鑛本標注本頗相似，而世德堂本稍勝矣。其原則皆除元本互注重意重言，而以宋本取舍之者也。且宋韓二本注文多正，而明時諸本多誤，則未見宋本全書者乎？抑亦孤陋閭師為書賈倩者，固不解事，則糅雜米鹽而刺之乎？蓋明人校書之粗，不特荀子往往皆然，則或其類矣。  
宋本元本是者，從而改之，增注必錄其事，不敢私損益一字，其兩可難裁者，入于標注。他書異同是者，入于增注。兩可者，復入于標注。元本異同，其非者不錄之。其他



諸本亦復如之、何則、世間其書多也、至宋本異同、如藏  
作臧、彊作強、勢作執、一作壹之類、雖則同字、必錄異同、  
其非者、加非字以分之、蓋其書無傳也、學者就此書而  
集之、雖歷百世、宋本完然、可備具于掌中矣、世必有朝  
其迂者、然非好古如此、則千歲之後、舊章盡殘闕而已、  
元本有可疑者、宋本勸學篇智明、元本作知明、而注知  
讀為智、榮辱篇政令法、作政法令、而注當為政令法、或  
曰、政當為正之類、是也、蓋其人未見宋本、其所藏本智  
作知、政令法作政法令、則補揚注而刻者也、至如世德

堂本作政令法、而傳會元板所補注、則不成文義、皆不  
得不從宋本而改之、必之不必疑其書至其錄而改  
宋本雖古且善、其校閱則粗也、始錄登仕、即守大理評  
事、似唐時舊也、揚倧作揚、倧首誤也、木易者、弘農楊族、  
手易者、自別一族、子雲已有其辨、而倧則弘農楊族也、  
可从手乎、如磬筦、將將作管、磬瑒瑒、則古書異同、固可  
有之、如注引毛傳、將將而作瑒瑒、則全後人改之者也、  
既改注文、則其改正文、亦未可知也、且觀倧不注詩經  
異同、非無可疑之端、今先生取宋元二本之長、而定之、



雖未全復古其去古不亦遠矣  
近年渡來有謝墉本其人尊信宋本是也然未見原本  
其所為正傳寫之餘其誤亦多宋本韓本如錄登仕即  
守大理評事楊倬注謝本則上贅唐字揚作揚夫揚作  
揚者固是也而謝墉非正其是非而作揚者承誤而已  
卷首既已如是書中繆妄可以知矣然至其說之是者  
先生猶尚拾以明正文附錄武州飯山義方識  
注文異同多從宋本改之不必錄其事至其義難通者  
非此例也

荀子新目錄

楊倬改篇次故曰新目錄舊目錄附載卷末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士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畧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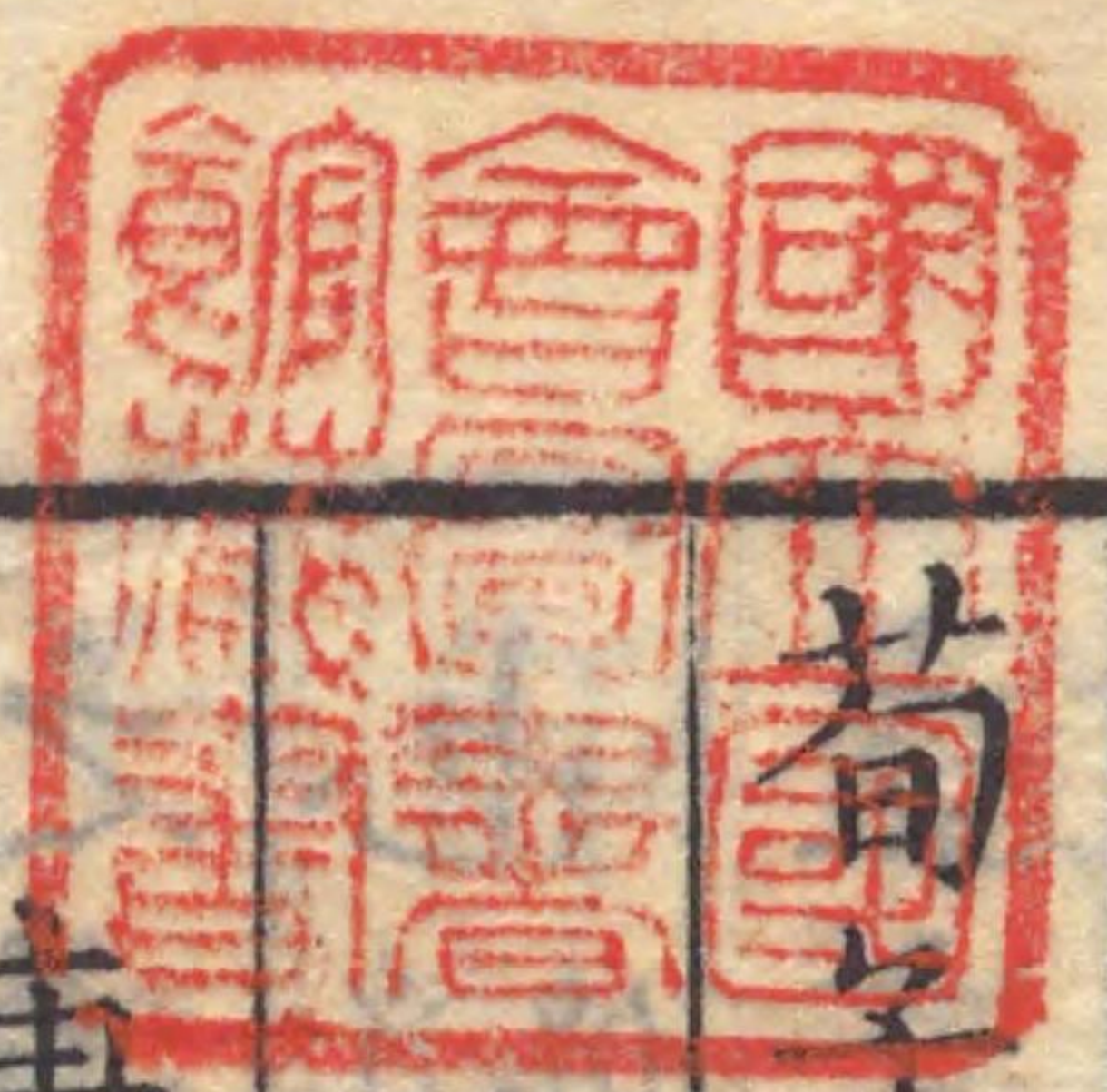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卷一	勸學	第一
卷二	勸學	第二
卷三	勸學	第三
卷四	勸學	第四
卷五	勸學	第五
卷六	勸學	第六
卷七	勸學	第七
卷八	勸學	第八
卷九	勸學	第九
卷十	勸學	第十
卷十一	勸學	第十一
卷十二	勸學	第十二
卷十三	勸學	第十三
卷十四	勸學	第十四
卷十五	勸學	第十五
卷十六	勸學	第十六
卷十七	勸學	第十七
卷十八	勸學	第十八
卷十九	勸學	第十九
卷二十	勸學	第二十
卷二十一	勸學	第二十一
卷二十二	勸學	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勸學	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勸學	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勸學	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勸學	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勸學	第二十七
卷二十八	勸學	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勸學	第二十九
卷三十	勸學	第三十



荀子注序 舊本無注字今觀其文非荀子序揚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魏州楊倞撰 日本信州久保愛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 三五三皇 損益夏殷之

典 夏戶 制禮作樂 事見于禮 以仁義理天下 讀

為治避高宗諱 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

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 幽王名宮湮殺於西 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 平王名宜臼幽王太 逮五霸

宋本韓本力作分



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  
 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復扶而無時無位功  
 烈不得被于天下被皮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  
 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申申不害  
孫武孫臏吳吳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  
 起詐側嫁反以慎墨蘇張為宗慎慎到墨墨翟蘇蘇則孔氏  
 之道幾乎息矣機音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  
 也偽為于反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闡昌善反觀其  
 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挈掎音當世凡

撥亂興理易於反掌易以真名世之士王者之

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

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

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

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三綱君

之綱父者為子之倮以末官之暇頗窺篇籍竊

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炎黃神農黃帝謂荀孟有功

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

嘗立博士代舊作氏今據傳習不絕習舊作誓

宋本韓本改之



荀子增注

韓本改之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好呼報獨荀子未

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復舊作獲今

改之○復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

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恆心文舛則忤意夫音未

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脫舊作說

韓本改之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

鄙思敷尋義理持當作舒○其所徵據則博求

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

不廣齊楚言異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

少增加文重刊削重直龍反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

言之舊作諸今據加以孤陋寡傳愚昧多蔽穿

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曾則登反

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

省悉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

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子荀下舊有卿字

除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舊篇第

錄移易者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

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序

荀子增注

序

宋本抄作抒  
闕本忍作意

元本無三十  
二篇四字闕  
本同

標注本歲在  
戊戌四字在  
年字下唐作  
曆宋有大理  
評事楊傑謹  
序八字

荀子增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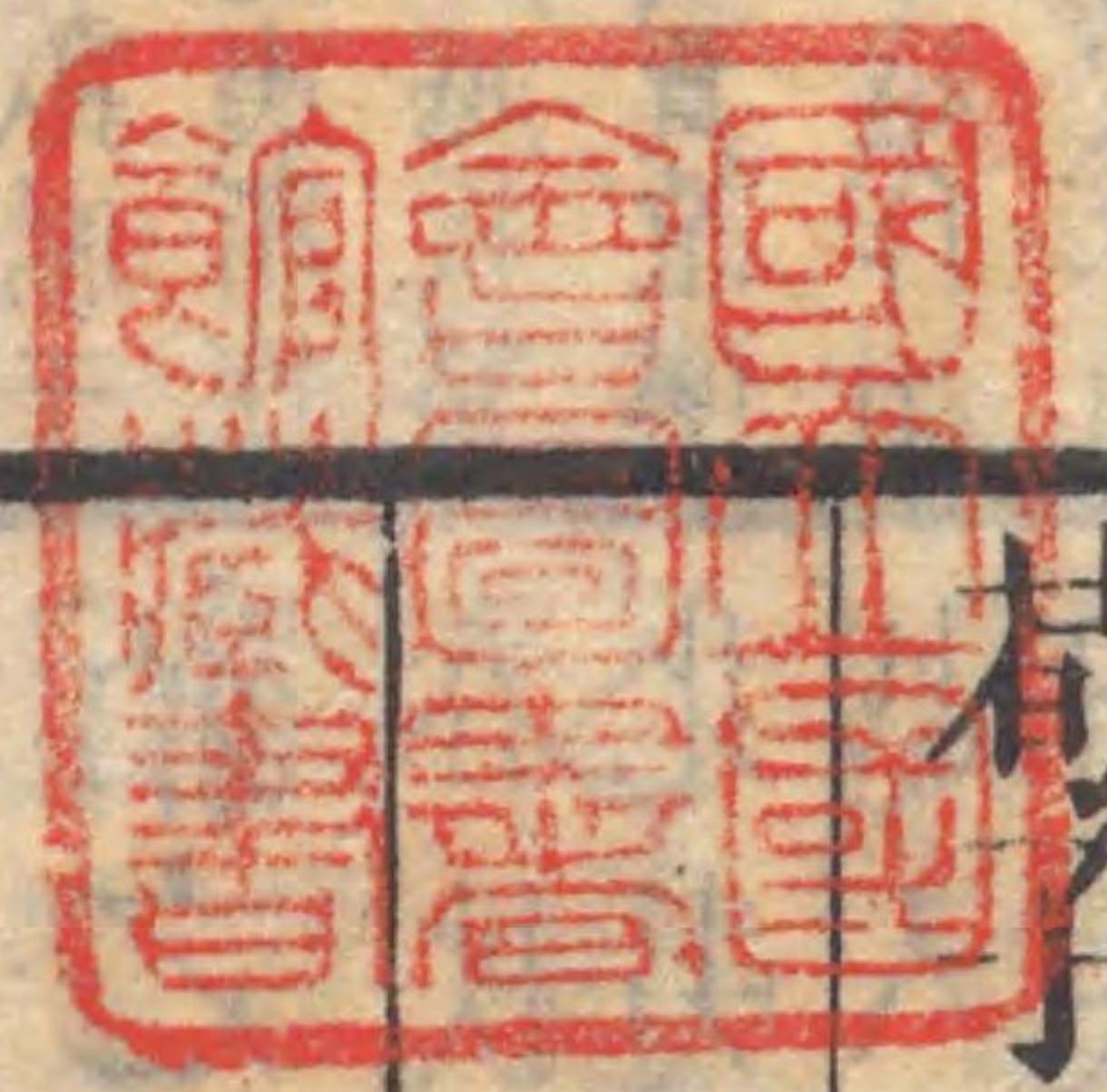
序

三



韓本無也字  
有大理評事  
揚偉謹序八  
字

謙問家翁曰唱誦之道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故  
稱孟荀獨揚評事序稱荀孟者何也豈以已所尊信  
而更其昭穆乎家翁曰否二評事貞士不必至阿其  
所好抑秦漢之人貴荀子甚或以殷湯或方周文或  
以伊尹管仲當之以其所居為國家之存亡輕重孟  
子以聖自居議其好辯者有之未聞許之者以是觀  
之評事所稱特本於古人之言而已不必至阿其所  
好曰然則後來道子弟者七經已通則授荀子而後  
施及孟子之且書唯是以前弟曰噫以余膚淺豈可  
大賢之月且錄觀之似當然矣且魏鄭公之政事  
劉光祿之所得陶之議虞廷矣而其集則論治要  
多取荀子益緩卑陶之議虞廷矣而其集則論治要  
稱其有據哉謙曰唯二於二三條而已然則評事所  
序者之惑云謙曰唯二於二三條而已然則評事所



荀子卷第一

唐虢州楊偉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上州山世璠正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勸學篇第一

增以勸學發端者本于論語唱誦洙泗道者之冠也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

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增已止也取

禮困學紀聞所引改之蓋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

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

大戴禮已  
下有矣字  
元本之於  
作之字史  
記三王世  
家作於字  
大戴禮稿  
作枯  
晏子春秋



輟作探考  
工記義疏  
所引同。

嶺南地注

卷一

子春秋作不復贏矣。增本注贏字諸本皆作贏。字似而誤也。今據謝說故之。○中陟仲反。輟與採通。忍九反。暴音曝。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復扶又反。

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行下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問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增大廣大也。于越夷

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

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增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本注非夷。王制所謂東方曰夷。是也。此言性相近也。其異俗者在習也。○長竹

大戴禮于越夷貉作於越戎貉。漢賈誼傳于越作胡。粵。宋本貉作貉。注同。

大戴禮遺言作遺道。

大戴禮于

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

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增朱熹曰。靖與靜同。愛曰。好是正直。好

學。嗜道之意。○共音。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赤。好呼報反。介音界。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增為學化道。與鬼神合其德。故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即自求多福者。不必別有神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

所學也。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跋。舉足也。增跋

音。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

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

大戴禮彰。子曰三字。大戴禮吾嘗上有孔子曰三字。

大戴禮彰。子曰三字。



增補注 卷一

宋本概作楫。

大戴禮生作性。

韓詩外傳

葦莖作葦

葦。

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增直度曰絕。見賢通反。聞音問。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

增呂氏春秋曰。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

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莖。風至。莖折。卵破。子死。巢

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鵲也。莖。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

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葦。方言云。鵲。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葦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

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鵲巢於葦莖。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

風至。則莖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增謝朓曰。案蒙鳩。大戴禮作螻鳩。方言作葦雀。螻讀如區。蒙。螻葦

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螻。音義近。楊云。當作葦。似非。○繫音計。莖。田聊反。卵。盧管反。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

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

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山

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增木當作草。案篆

文。木作木。草作艸。其形相似。故誤耳。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莖渠更反。莖長直亮反。下如字。增洪範正義引此。直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八字。大戴禮。三王世家。說苑。皆同。此蓋脫文。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

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

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

洪範正義所引。而作自。大戴禮三王世家同。

古之

卷一

三



也。淙也。滌。弱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增蘭槐必二物。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可以見。古屋。鬲曰。槐通作懷。蓋懷香也。本草曰。根如枸杞根而大。煨之甚香。或曰。芷。蓋香草。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增擇鄉。擇鄰之類也。就。物類之起。必有所始。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恣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

急皆其自取也。增柱當作折。大戴禮作折。又案六韜云。大彊必折。列子引老子云。木強則折。淮南子云。大剛則折。大柔則卷。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出尺類反。蠹。都故反。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今據宋本改之。

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增疇。如國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之疇。大戴禮羣焉作羣居。似是。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質的。射侯的正鵠也。增的。丁歷反。

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增質的。以下四句。皆喻自取之。不必分析。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增易

也。故君子慎之所立。謂禮也。○行下孟反。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

大戴禮君  
子下有靖  
居恭學脩  
身整心字  
大戴禮起  
作從始作  
由  
宋本出作  
生彊作強  
注同  
大戴禮施  
薪若一作  
布薪如一

宋本濕作  
溼

大戴禮質  
的作正鵠  
宋本蚋作  
蚋

元本慎其  
作其慎



大戴禮至  
作致。

宋本韓本  
江河作江

海。大戴禮  
羣書治要

正河海。  
大戴禮十

步作千里  
十駕作無

極。  
淮南子云

騏驎千里  
一日而通

驚馬十舍  
旬亦至之

淮南子鑿  
作刻。

宋本韓本  
蟻上有蝱字。

戴禮改之。故不積頭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頭。頭與不積

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驎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

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驎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

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增騏音奇。驎音冀。

功在不舍。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

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

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增朽香久反。鏤力于

反。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

心一也。蟻與蝱同。蝱蝱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

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為則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增謝墉曰。案說文。蟹有二敖八

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愛

曰。大戴禮蠃作蛆。今案蠃與鱸組鱗通。鱸魚似蛇者

也。後漢書楊震傳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蟹

諧買反。跪渠委反。螯五刀反。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

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

謂也。增物茂卿疑明為名。愛素說苑云。有隱行者。行

必有昭名。文子亦有此語。○冥其庭反。惛音昏。衢

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

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

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增衢其俱反。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爾雅

騰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增騰直錦反。又徒登反。梧鼠五技而窮。梧

大戴禮衢  
道作跋塗。

宋本韓本  
不字下有

大戴禮兩  
能字。

大戴禮梧  
鼠作鼯鼠。

鼠作鼯鼠。



宋本鳩作尸。

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鳩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鳩鳩之篇。毛云。鳩鳩。鵲也。鳩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鳩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增儀。

威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

何代人也。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

魚躍也。增淮南子流魚作游魚。今案流游互通。左氏

傳游纓。漢書韋玄成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

德盛而游廣。皆與流通。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也。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驍而沛艾。仰秣。仰首

大戴禮流魚作沈魚。韓詩外傳作潛魚。論衡作鱣魚。淮南子六馬作駟馬。

元本無草字。

而秣。聽其聲也。增韓詩外傳曰。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謂感之甚也。○秣。其甚也。

反。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增禮記曰。其見乎隱。其顯乎微。○聞。音問。下同。行。下孟反。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

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增草木

本標注本正文本韓本改之。不字。羣書治要無。此。學蓋衍。或曰。不當作而。○枯。讀為涸。戶各反。邪。音耶。

惡乎始。惡乎終。增惡音烏。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

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其義則始乎

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真積力久則入。誠

大戴禮崖作岸。淮南子文字同。羣書治要邪作也。



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也。增禮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是也。故學數有終。

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增舍

音捨。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

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矣。增詩謂詩經。物

茂卿曰。止猶存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

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增羣

類謂眾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

極。增夫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

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增周官大司樂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詩書之博

宋本著作

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

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

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增著直略反。端而言。蠕而動。一可

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蠕

音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增禮記曰。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小人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

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纜同。增軀音區。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增此語出于論語。為于偽反。己音紀。

宋本無寸耳之耳。

標注本蠅作蠅。元本孫鑛本同。

臣道篇端作端。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標注本蠅作蠅。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之物。故不問而告。謂之傲。或曰。讀為傲。聲。口傲傲然也。傲與傲通。增。

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讚字也。謂以言彊讚助之。

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增。集韻曰。噴。聲多也。愛曰。陸機文賦。勢嘈噴而妖冶。是也。○噴。才曷反。楊音。

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響矣。如響。應聲。增。學則吁反。記曰。善待問者。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是也。響。舊作嚮。有嚮與響同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學莫僂乎近其人。謂賢師也。增。近巨。斬反。下同。禮樂法而不說。

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說也。增。本。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增。本。注故曰以下。失論語之意。春秋約而不速。

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

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增。集韻曰。方。效也。愛

案。方。放。倣。通。與禮記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之。放。同。之。與。而。通。禮記。惡夫滄之無從。豕語之作。而論語。恥

其言而過其行。皇侃本而作。故曰。學莫僂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於人。則隆禮為次之。增。成相篇有聽之經及治

之經。與學之經同句法。○好。呼報反。下同。上不能

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

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苟

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耳作爾。

宋本韓本



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增物茂卿曰。志字衍。愛曰。解蔽篇末世作沒世。蓋古音通。識音。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

皆在於禮也。增正其。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

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增

古屋。扁曰。頓與拖通。博雅曰。拖。引也。愛曰。本注下禮字衍。○勝音升。數所矩反。不道禮憲。以

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增物茂。譬之。猶以指

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殽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

元本以戈以錐上皆有猶字

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

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也。增問。樛者。勿告也。樛。與苦

春書容及。殽音孫。散音織。問。樛者。勿告也。同。惡也。

者。謂之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

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或曰。樛。讀

為沽。儀禮有沽功。鄭曰。沽。麤也。增樛。讀為監。下同。謂

不堅固也。言問不堅固者。告之無益。必悻悻憤憤者。而後為有益也。告。樛者。勿問也。說

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

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增不。故禮恭

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

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



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

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

謹慎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增：慎，舊詩曰：匪交匪

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

紆，故受天子之賜予也。增：匪，上與彼通。下非鬼反。不也。紆，式居反。予音與。百發一矢，不足

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

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

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增：古屋，隔曰。不注，謂一上脫所字。學

也者，固學一之也。增：謂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

也。或善或不善。增：子張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

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

曰：按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

者也。學然後全盡。增：二之字，指善。儒效篇曰：塗之君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盡，津忍反。君

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質之。

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也。增：夫音扶，下同。粹，雖遂反。思索以通之。

思索，其也。增：夫音扶，下同。粹，雖遂反。思索以通之。

索色，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增：本注為白反。字當作謂，音之誤也。○處，昌呂

反。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

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

是無欲慮也。

元本粹下無之字

宋本塗作涂

宋本一失作失

宋本韓本顏作氣

論語觀作見

宋本韓本紆作舒讀

詩記所引同



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增論語及至

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

心利之有天下也。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

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增四之字猶於也。古此例多矣。言其好禮義甚於聲色貴富也。○好呼報

反。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

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

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操如字。下同。德操然後能定

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增應禮記所謂方物出謀發慮是也。能定能

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土。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

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增全謂全禮義也。天論篇曰。在人者莫明於禮義。○見賢遍反。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增論語見賢

思齊焉。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之意。其過也。○增論語見

不賢而內自省也之意。○愀子了反。省悉井反。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

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增好呼報反。下同。不善在身菑然必以

自惡也。菑讀為災。災害在身之貌。○增物茂卿曰。菑音同。通用。蓋如泥滓汚身然。愛曰。舊本

身下有也字。今據宋本除之。○惡烏路反。下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

宋本韓本  
上必下有  
有字非



宋本誠作  
戒

宋本韓本  
怨作惡

宋本諍作  
爭

元本諍諍  
訛訛作喻  
喻皆此

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極也。下同。增諂救檢。下同。諛音與。下同。

好善無厭受

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

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

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

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至忠反以為賊。增物茂卿曰：為

笑，謂以為笑具也。○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

旻之篇。毛云：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滄滄訛訛，急反。訛音

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

配堯禹。

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

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配

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

為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鏗，對於

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增謝墉曰：案外傳扁

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

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桃源藏曰：後如松柏後凋，

之後，愛曰：後彭祖謂壽於彭祖也。又案韓詩外傳，後

上有身字，自名作自強。配上名字，似是。○扁音平。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韓詩外傳  
宜於時通  
利以處窮  
作宜於時  
則達厄於  
時則處

韓詩外傳



無是優

韓詩外傳

觸陷作墊

陷和節作

知節夷固

辟違作夷

一字

補注

卷一

十一

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增知音智。治直吏反。勃與悖通。韓詩外傳作悖。提音題。優與漫同。食飲衣

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

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眾

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衆人野郊野之人。增觸陷謂居處動靜無禮觸物

陷禍也。生疾謂食飲衣服無禮生疾病也。野不中禮之謂也。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處昌呂反。辟

音僻。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

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

獲得也。增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卒遵率反。增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

善和人者謂之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

諛諛解。是是非非謂之智。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

似附會。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

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

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增榮辱篇曰。

舍其義兩通。○行下孟反。詐側保利弃義謂之至賊

嫁反。易如字。又以鼓反。舍音捨。保安。增保。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

閑習也。能保。有也。不迫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

促與提提皆同。謂易忌。漏少而理曰洽多而亂曰耗。

謂之洽耗虛竭也。凡物

謝墟本非作非標注本非作葉賊作賤

方子

卷一

十一



宋本彊作強。

多而易盡曰耗也。增顏師古曰：耗，亂也。愛曰：本注少謂之謂疑行。○易以歧友。治直吏友。耗虛到友。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血氣剛彊則

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增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韓詩外傳：漸深作

潛深。標注曰：漸與潛同。書沈潛剛克。亦作沈。沈，物茂。卿曰：漸深即沈潛。有潛藏深阻內含機械意。故曰：易良。○漸音

潛。易以歧友。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漸音。勇，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

多不順。故以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也。齊給便利

皆捷速也。懼其太陵。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

遠故節之使安除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

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方言：濕

宋本濕作溼。

韓詩外傳

道順作道

便利作便

捷節作安

動止作靜

訓刊

標注本弃

韓詩外傳

愚款作愿

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恒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疾。不能運動也。增古屋高曰：庸。本注亦謂之之字衍。愛曰：本注高志上脫以字。庸

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增劫與劫通。从去从力。孫鑛本既作劫。說文欲去以力脅止曰劫。物茂卿曰：劫云者。學用榎楚

之類。○散音織。怠慢標弃則炤之以禍災。標輕也。其類。○散音織。怠慢標弃則炤之以禍災。謂自輕

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標。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增不苟篇

本注云：弃。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

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增款

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增款



管子地員篇注

苦管反。素色白反。凡治氣養心之術。其徑由禮。其要得師。其

神一好。徑。捷速也。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增。好呼報反。夫是之謂治氣

養心之術也。增。夫音扶。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

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增。輕上牽政反。下

如字。省悉井反。傳直戀反。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

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

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

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增。閱。謂不急賣而積日月

宋本無貴下公下兩矣字。省下則字作而。彙函文中子注所引省作重。

也。○為下。偽反。下同。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體恭敬而心忠

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增。術。道術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增。謝墉曰。橫行天下。猶書所謂方行天

下。言周流之廣。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

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增。樂音洛。下同。橫行天下。雖

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

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宜。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

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吝。精富為

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增。觀。呂子所載。墨子似魯人。本注三十五當為五十三。互誤也。蓋墨子七十一



篇闕其十八篇。今家藏本明板墨子存五十三篇。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篇數異。○詐側嫁反。順與慎通。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

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楊子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儒僕也。又云。解輸。儒謂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增物茂

卿曰。轉脫宛轉苟脫也。愛曰。本注解輸。儒今方言作解輸。稅。郭璞注。稅猶脫也。○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增兌音悅。

辟達而不慤。乖違背不能端慤。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增物茂卿曰。程役。謂立程就役。不敢盡力也。愛曰。錄。拘錄之錄。勉

強之意也。詳注于榮辱篇。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奔行而拱

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

也。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肆。行也。增供與拱通。古屋隔曰。拱翼。謂拱手冀如也。

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首。愛曰。本注了戾字出于方言。郭注。猶言屈曲也。世

德堂本作乘戾者。不解其義。而私改之者也。元本作子戾者。誤加一點者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也。增恐。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

也。增古屋隔曰。然焉安。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

也。同發聲。○夫音扶。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

則亦及之矣。增夫音扶。下同。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

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增止。

元本其作則。

宋本此作

宋本項作

則。



荀子增注

卷一

七

也。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

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

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增不識謂不知逐無極乎。有所止乎也。○與音餘。筋音斤。意讀為抑。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

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

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

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

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

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

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

謂大同異。言萬物摠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

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

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

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

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

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

千里者。舉大之極也。增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

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是則

荀卿所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止而不為。增標注曰。止之也。道無取于過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倚奇。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也。增倚魁讀為奇。傀。周禮大傀。異哉。注云。傀猶怪也。○魁五每反。行下孟反。下如字。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

也。倚奇也。倚奇。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也。增倚魁讀為奇。傀。周禮大傀。異哉。注云。傀猶怪也。○魁五每反。行下孟反。下如字。



有子地注  
卷一

也直吏反。增桃源藏曰學當移曰下學遲則亦或遲

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增胡何也故頭

步不休跋龍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重意老六十四章九層之

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增淮南子作跬步不休跋龍千里累土不輟可成丘阜宋本韓本無重

意以下二十三字今案元本有互注重意重言世德堂本除之蓋非楊倞注也而此獨存者有益於正文

不可去也。○頤音頰跋補火反下同。厭其源開其瀆

龍必列反下同累力軌反輟張列反。厭其源開其瀆

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增瀆音豆一進一退一左一右

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

跋龍之與六驥足哉。增懸懸隔也足當然而跋龍跋

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

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入也多暇日者

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隋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詩外傳作出入不遠矣。增出入當作出入謂秀出於眾也韓

方苞刪定荀子亦同。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

事也謂能治其事。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增體體

於法。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俛俛然。俛俛無所適貌也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俛俛乎其何之增俛俛救良

反。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遠古字渠遠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矣。增志識古音互通。依乎法而又深其類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矣。增志識古音互通。依乎法而又深其類

宋本韓本  
頤步累土  
下共有而  
字

宋本懸作  
懸

宋本韓本  
無不為之  
之之耳作  
爾



增補注  
卷一

然後温温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温温有潤澤之貌

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

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

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

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

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增知若音智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

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

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安無為也舍除也除亂

為此也增好呼報反舍音捨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以身為正儀

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

法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言學者效師之禮也師者躬

親行禮以為正儀而貴弟子自安之也○夫音扶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

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端慤順

也增引此詩以喻師順禮儀者宜則效之也端慤順

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增少加好學遜敏焉

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

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增本注或說為是○好呼報反偷儒憚事無

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

苦之人也增儒與懦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



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增本注謂上當有惕悍二字。則可謂不詳

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增老老而壯者歸

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

其子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義與此同也。增呂氏

春秋曰。賢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主不窮窮。謂行事不務求人知之。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增本注務報疑望報誤。○施始鼓

反。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辛而佑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增古屋隔曰。君子之求

據注考之。過恐禍誤。注同。○行下孟反。

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舊作思。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遠于願反。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

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增勩與倦同。予音與。下同。君子貧窮而志

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勢

也。減權勢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束。簡同。言束擇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

至怠惰。增束理未詳。方苞曰。束與檢同。謂檢束于義

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

川好祖曰。交疑當作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

文。○好呼報反。下同。

宋本韓本。法上有是字。

宋本韓本。法上有是字。

宋本韓本。法上有是字。



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增惡

鳥路反。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虢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增察。精察也。○行下孟反。

下。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

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

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增申徒即

宋本韓本  
頁石上有  
故懷二字。



司徒。史記曰。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

枯槁赴淵也。楊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山淵平。天地

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

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

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齊秦

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色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增襲猶鄰也。

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

是山聞入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似有口也。增此六字。勸學篇之語。錯亂

入此而已。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

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

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增須讀為鬚。卵有毛。司

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

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

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增卵盧管反。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

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鄧大夫。劉向云。鄧析

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

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駟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增舊本能下有精字。今據宋

本除之。以不平為平。以不比為比。以不襲為襲。以無須為有須。以無毛為有毛。故荀子以為難。而諸家強解之者。非也。○析星歷反。然而君子不



宋本舜禹  
作禹舜。

元本無曰  
字無說不  
貴苟察名  
不貴苟傳  
十字。

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

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

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增舊本故下無曰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傳舊作得。謝墉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愛今從之。詩曰。物其

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

為貴。增舊本維作唯。今據元本改之。詩經亦同。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

黨。故難狎。增韓詩外傳知作和。是也。○易以政反。下同。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增禮記曰。委

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交親而不比。

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親謂仁恩比。謂暱狎。增親親昵也。比。阿黨也。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比毗志反。言辯而不

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增易曰。吉人辭寡。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

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增易以政反。不能

則恭敬縟紉。以畏事人。縟與樽同。紉與黜同。謂自樽節貶損也。小人能

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增僻違。注見于脩身篇。不能則妬嫉

怨誹。以傾覆人。增妬丹故反。與妬同。嫉音疾。故曰。君子能則人榮

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

卷之二



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增樂音洛。分扶問反。君

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急惰也。廉而不剋。廉。稜也。說文云。剋利傷也。但有廉隅。

不至於刃傷也。增本注刃字舊作兩。宋本作刃。今據韓本改之。○劇九衛反。辯而不爭。察

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增激當作微。字似而誤也。論語曰。惡微以爲知者。寡立而

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增物茂卿曰。不勝。言不求勝也。

即榮辱篇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意義相關。柔從而

不流。增禮記曰。君子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孤个也。夫是之謂

至文。言德備也。增夫音扶。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增溫溫義見前也。舊作矣。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君子崇人之

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

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爲訾。增指與旨同。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

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

所以爲席。可卷者也。增華言無實曰。考。○己音紀。夸。苦華反。怯。去業反。剛彊猛毅。靡所

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

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增義之與此。故其智當曲直也。○知音智。當丁浪反。詩曰。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

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

元本美作善無惡字

標注本禹舜作舜禹

宋本無能上之字

宋本韓本應下有故字非



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增韓詩外傳天而道作敬天而道是也。知則

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也。增知音智下同。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

守法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見閉

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和而理。憂則

靜而理。皆當其理。增仲尼篇曰福事至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

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

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

貪利不知止也。增漸字解于脩身篇知慮漸深下。○漸音潛。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

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微幸。見閉則

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增論語曰女子與小喜則輕

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

也。憂則挫而懣。通則驕而偏。偏頗。增挫。窮則弃而僂。

弃。自弃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僂字。韓

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增僂字。玉篇字彙皆訓不慧也。

○僂五。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增傳直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增治治上如字。下直吏

同。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

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

亂而治之者非察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

標注本止  
作正注同  
韓詩外傳  
上理作治  
下理作違

宋本韓本  
淫上有流  
字  
韓詩外傳  
漸作微

宋本翻作  
覆注同

元本非上  
無也字  
元本然則  
作然而



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增案。抑案也。○與音餘。去起呂反。下同。被皮義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脩為善。增脩。脩潔也。非案汗而

脩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

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

亂為脩而不為汗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

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增絜。舊作挈。宋本作絜。元本韓本標注本作潔。蓋絜潔同。而經典皆用絜。

故從宋本。韓詩外傳作君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

言善千里。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

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

韓詩外傳  
應之下有  
牛鳴而牛  
應之六字。

煇  
煇

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汗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漙漙受人之

緘緘者哉。漙漙。明察之貌。漙。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緘當為惑。緘。昏也。楚辭曰。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漙子謂反。增漙漙。舊作焦焦。觀訓盡。則誤也。故據宋本韓本改之。本注

昏昏今楚辭作汶汶。○己音紀。緘音或。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

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增無他事。言別無方法也。唯仁

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誠心守仁。則形見於外。則下尊

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

仁而身化焉。故如神。唯誠心行義則理明。明則

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

宋本他作  
它。



志意。加義乎身。行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

案本注。易下脫知字。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增禮記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此相類。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期。謂知其時候。增期其時。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氣來謝也。○推它雷反。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增言天地四時有常致誠。故百姓期也。至致古字通。

○夫音。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

扶下同。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夫此順命。以慎其其意也。增嘿與默同。施始鼓反。

獨者也。

人所以順命加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

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增言君子則善之為道者。

不誠則不獨。

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

能形見。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

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

語助。古文多有此。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

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

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增

智。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  
所居也德不孤必有鄰之意增所居君子操之則得之

舍之則失之操持  
增操七刀反操而得之則輕  
持至誠也

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是也  
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

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  
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

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

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

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

增元本下是字作則似是○邪音耶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孫鑛本聽視作視聽

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

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  
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增謂古今一度也君子審後王

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拜猶言端拱

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

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

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  
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

分之使  
當其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

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正

方之器也  
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

則操術然也舉皆也  
增舊本堂上有室字今據元本標注本除之於文義爲平○下退嫁反

宋本忽作總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

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

以聞。上不上同。以疾下。聞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增岡白駒曰疾下謂瘦下民

也。訓嫉非也。比毗至反。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

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增分爭於中謂爭訟之事。比中而斷

之。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增長如字。下同。悖

步沒反。又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

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

而竭盡。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行常慎。增行下孟

同。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

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增所謂和而不流也。若是則可謂慤士

矣。端慤不阿。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

所在。皆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

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增詐側。誠信生神。誠信至

神明。中庸曰。夸誕生惑。於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增夸苦華反。此六生

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

權。舉下事也。增惡鳥路。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

反。下同。舍音捨。下同。

標注本貞作慎

說苑通作達



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增

禍之託于而兼權之熟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然後

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

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

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

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

於衆人也增謝墉曰人上當有入之所欲者吾亦欲

之九字愛曰好惡與人同者仁人之情也苟卿之所

取也本注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增古

屋隔曰類率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

○夫音扶下同增柔

標注本將作時

懷柔也案史記灌夫傳曰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

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

綱人廣衆薦寵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

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晦與暗同增求

傲富貴柔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鱣

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

賣直也增田仲史鱣之行見于非十二子篇

○田與陳通非十二子篇作陳鱣七由反

榮辱篇第四

榮辱篇第四

通作驕泄當作溢如王制篇注漏溢諸本誤作漏泄

皆以音誤者也不苟篇曰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殃。恭儉者。屏五兵也。屏當為屏却也。說文有

於良反。同。僻防正反。增兵舊作。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

利也。言入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增煖於布帛。言其

之煖也。非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傷人之言。深於

矛戟。增其害入深於予戟。故謂言故薄薄之地。不得

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

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

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增舊本者下有也字。今據

元本。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

除之。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

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

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增本文巨塗以下十六字。必有脫誤。案

諸子品節無此十六字。然快快而亾者。怒也。肆其快

則陳深亦疑而省之乎。快快而亾者。怒也。肆其快

由於忿。察察而殘者。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

窮者。訾也。言辭辯博而見窮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

曰。潔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

象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

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增象養也。言與暴國結交。則

宋本塗作

宋本博下有之字。



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劓，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勇故不見貴也。增劓九衛反。

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

好劓行也。劓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增好呼報反。此小人之

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

者也。忘其君者也。增鬪都豆反。下同。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

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增論語所謂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其親

也。○喪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

其親也。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

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

是忘其君也。增舊本惡下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惡鳥路反。下同。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為憂字耳。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

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

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

若也。增舊本觸上無不字。今據宋本韓本標注本補之。乳彘乳狗。謂彘子狗子也。與漢書甯成傳乳

虎之乳不同。○乳如遇反。會則登反。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

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增

音紀。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

元本無其身其親其君之其標

宋本韓本小人作人也。狗作狗也。

宋本同

標法本而作即

宋本韓本室家作家

元本無惡也之也



注本同。

卷二

卷二

七

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

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鑄刺

也。之欲反。古良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刺。將以為智耶。

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

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

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屬。託也。之

欲反。增病耶。舊作病也。今據韓本元本改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

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

鬪為異耳。增多與祇同。好呼報反。惡鳥路反。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

如此何。為鬪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

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利。賈音古。有小人

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

畏眾彊。恹恹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

辟。讀為避。恹恹。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

也。為于。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恹恹然。

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

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也。增。古屋隔曰振。奮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宋本狗作

卷二

卷二

七



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

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

用反撓儵鮪者浮陽之魚也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

乃敬反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說文云即鱣鮪鮪字蓋儵

魚一名儵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

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儵音稠鮪布

未反增字彙鮪作鮪音喬轉注古音以作鮪音鉢者

為非蓋皆後世之音雖不足徵古書錄以備一考揚

揚互通君子陽陽與晏御揚揚之揚同戰國韓策揚

言救而陰善楚揚與陽同然則肱於沙而思水則無

此陽字當與揚字通而讀之矣

逮矣肱與祛同楊子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

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篋篇亦取

去之義也增祛與祛通祛張口貌呂氏春秋曰挂於

祛而不墜莊子亦云口祛而不合可以見矣

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入知

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憤怨於人不自脩怨天者

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失之

宋本韓本亦迂作迂乎一本哉上有乎字

說苑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

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迂失也反責人也榮辱之

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增分扶間先義而後利者榮

窮者常制於人受人制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

分如材慤者常安利害者常危材慤謂材性愿

此矣材慤謂材性愿此矣材慤謂材性愿



於脩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

者也。增樂音洛。下同。易以鼓反。下同。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

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烝民有所

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增本注敗之之字當在

取之下。謝墉亦有此考。○夫音扶。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

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

孟反。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奪

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

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下。下則能保職。

宋本職上  
有其字。

元本政令  
法作改法  
命非。

宋本脩作  
循。

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增治直。脩法則度量刑

籍圖籍。度丈尺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

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增量力讓反。辟必亦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

之。以為治者也。增持扶持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

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

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

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

也。言不敢怠惰也。增鞫錄勉强之意。如列子拘此廢

元本祿秩  
作秩祿  
宋本作  
余。



比。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之比事。飾邪說，文姦言，為倚

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陶誕突盜。陶當為擣。杙之

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增陶疑當為陶。廣韻曰多言也。惕悍憍暴。惕與

增憍通。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

危辱死刑也。增反側。輾轉。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

其定取舍，楷慢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也。由於

謂不堅固也。增舍音捨。楷讀為臨。慢與漫同。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

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增知音智。

能同。好呼報反。下同。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

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

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增己音紀。下同。詐

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

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成則必

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

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

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增脩正以身言。

治直。吏反。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

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



增注

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身死而名彌白彰也小人莫不

延頤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入矣願猶慕也賢人

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

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增夫音扶錯七路反下同當丁浪反故熟察小人之知能

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增十五句譬之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

鶯斯歸飛提提鶯斯雅鳥也增本注詩曰以下可刪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

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

未必不安也慢當為漫漫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

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增舊本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

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

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增好呼報反惡害為路反鹹戶緘反酸先丸反是

宋本惡下有而字

宋本鹹酸作酸鹹韓

本作酸鹹

宋本韓本怪下有也

字

宋本無之字

宋本無之字

增注

卷二

廿七



荀子增注 卷二

韓本堯禹作禹舜 宋本耳作爾

元本無一脩字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增常字衍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

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增堯禹舊仁堯舜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

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

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

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者也。增佚與逸同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

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增句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

宋本惟作唯耳作爾 韓本亦耳作爾

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

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然後知

生於憂患。而於安樂。為于偽反。增占屋隔曰變人

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

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

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

增重直用反內音納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

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

為亦呶呶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呶呶噍貌。汝鹽反。噍

荀子增注

卷二

十六



宋本惟作唯。宋本無下稻梁非。

飲食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許諒反。

腹之。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

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粱而至者。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潔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

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瞞然。驚視貌。與獮同。禮記曰。故鳥不獮。許聿反。增。參胡慣反。睹東魯反。彼莫

之而無噍於鼻。臭許又反。噍當為噍。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

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

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

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增。夫音扶。下同。邪音耶。以夫桀跖之

宋本韓本象下有稻梁二字。

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言以

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增。以與古通用。縣。縣隔也。○縣胡涓反。然而

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

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

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

緩之急之也。鈇與公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增。仁者舊作人者。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殃於良反。好呼

報反。重。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

且知也。憊。與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憊。陋者俄且憊。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

也。詩曰。瑟兮憊兮。毛云。憊。寬大也。下板反。增。憊讀為閑習之閑。謂知禮義閑習於威儀也。○塞悉則反。知

詩之。卷二



音。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

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

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餘財蓄積之富也。

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

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

宋本多作 知，皆作豬。

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園曰困，方曰廩。窮，窘也。地藏曰窖，窮匹貌反。

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

而行不敢有輿馬。

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

於是又節用御欲。

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注：蓋脫耳。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

糧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

屈安窮矣。

宋本御作 禦，皆作音。

宋韓二本 無糧字。

音扶。知之音智。曾則登反。糧，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前增則猶而也。屈窮，言屈竭窮困也太舊。

增而與之通。語助也。夫糧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前增則猶而也。屈窮，言屈竭窮困也太舊。

增而與之通。語助也。夫糧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前增則猶而也。屈窮，言屈竭窮困也太舊。



作大。有大讀為太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

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增瓢。所以盛飲。

囊。所以盛食。共乞句者。所操也。莊子曰。况夫先王之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操七刀反。况夫先王之

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况能知其遠大者。分制。

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

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深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

矣。温。古流字。温。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温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增

温當為澤。字之誤也。王霸篇曰。其利澤誠厚。○為于偽反。非熟脩為之君子莫之

能知也。熟。甚也。甚脩飾作為之君子也。增熟。成熟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

宋本熟作孰。

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於習也。增冢田虎曰。幾。多也。韻會。物無多曰無幾。

管子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

之言。愛曰。戰國策。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亦與此幾同。○知音智。夫詩書禮樂之

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

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

可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友鈗察之而俞可好也。鈗。與公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

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增好呼報反。以治情則利。

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以為名。則

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增利。通利之謂。以為名。則

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和同。獨處則自足。

元本再作載。



宋本耶作邪。

其是耶

樂意莫過於此。增子道篇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呂氏春秋曰。尚節厲行。獨樂其意。

皆謂不達之君子。獨樂其道也。○樂音洛。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

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

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也。以禮義分別上下。

則猶然而也。愛曰案。語助。○夫音扶。下是夫。夫是同。為于偽反。使有貴賤之等。長幼

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

宜。載行也。任之也。增長竹丈反。差楚宜反。分扶問反。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

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增慤當作穀。字之誤也。王霸篇云。穀祿莫厚焉。是

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

宋本無有字。元本無賢字。

宋本韓本仁上有其字。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

無盛為器。增盡津忍反。下同。賈音古。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

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同。然謂之至平也。增

知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

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

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曰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

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疆

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

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







